

相比《西遊》裏的白龍馬，《水滸》裏的馬，雖沒什麼神通，但對故事走向，關係重大，宋江成了最大受益者。最重要的兩匹馬，名字都很光彩照人：一匹是「踢雪烏鵲」，一匹叫「照夜玉獅子」。

先是桃花山的李忠、周通偷了朝廷御賜給都統制呼延灼的踢雪烏鵲馬。偶然的衝突，最終如滾雪球般引發三山聚義、共打青州，將呼延灼、武松、魯智深、楊志等十二人捲上梁山，佔到梁山好漢總數的九分之一。踢雪烏鵲，無形之中扮演了「超級HR」，又被宋江作主從李忠手裏交還呼延灼。人還是那些人，馬還是那匹馬。但呼延灼卻失去了官封的軍職，落草為寇；李忠從一個小山頭「一哥」，淪為大山頭的末流角色。兩敗俱傷，而宋江「躺贏」。

其後，「金毛犬」段景住從金國盜了夜照玉獅子馬，預備作為上梁山的見面禮，半路卻在曾頭市被搶走。晁蓋盛怒之下，親自帶兵討伐，卻中了史文恭的毒箭，臨終遺言，誰捉到射箭者，便作梁山泊主。晁蓋之死，為宋江登頂掃清了道義和倫理上的障礙。晁蓋若在，宋江始終是「二把手」，且因晁蓋的反對，宋江也無法全面施展招安大計。一匹馬，終結了晁蓋，宋江很順滑地成為「一哥」。同時又以晁蓋的遺囑，引出智賈盧俊義上山，與宋江分兵攻打曾頭市。梁山基本班底就此奠定。

盜馬賊段景住，在一百單八將排名末尾。而最後一個上梁山的，恰恰又是「善能相馬」的獸醫皇甫端。結果最風光的，也正是皇甫端，以及另一個「能鑄玉石印信」的金大堅，兩人被宋徽宗留在御前聽用，躲過了南征方臘的腥風血雨。專業人才，不管在什麼年代都不愁出路。皇甫端受封御馬監大使，這個官職，其實跟孫大聖的「弼馬溫」沒什麼兩樣。



瓜園 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反骨神話」

意大利紅酒就像一個在烈日下奔跑，個性張揚的地中海浪子，比起鄰居法國那種嚴謹、精緻的「老錢風」，確實隨性不少。可就在這群本已足夠放飛自我的譜系中，竟然還能蹦出個更「離經叛道」的角色——西施佳雅（Sassicaia），以「直接掀桌」的狠勁，改寫了一個國家的紅酒史。

西施佳雅的由來，說白了就是一次任性的奇跡。上世紀四十年代，一位叫馬里奧的意大利侯爵娶了位有錢人家的千金，嫁妝是一座靠海酒莊，名叫聖圭托。剛好，侯爵對法國波爾多酒迷得如癡如醉，於是決定「自己動手、豐衣足食」。這個想法在當年堪稱天方夜譚，且不說意大利酒界對本地葡萄品種有嚴格規定，就算弄來了波爾多葡萄，也無非落得個「水土不服、慘死他鄉」的下場。所以在他嘗試的前二十年，都以失敗告終，但再硬的「命」也架不住侯爵的鍥而不捨，他堅持調整配方、改良工藝，還說服了老朋友、法國拉菲莊主羅斯柴爾德男爵，將拉菲古堡的葡萄苗和釀酒技術直接「搬」到了自己家。

終於，功夫不負有心人。經過反覆完善的新西施佳雅於一九六八年推向市場，一出手便驚艷四方，在各種國際盲品評比中擊敗各路對手，甚至曾被一位名家認為是「貼錯了標的拉菲或拉圖」。又過了十年，它在權威雜誌 Decanter 的全球盲品會上一躍登頂，奠定了意大利酒王的地位，甚至在後來，被宇航員隨身帶進了太空。這份實力也倒逼官方破格為它創設專屬的產區評級，不僅改寫了自己的命運，也徹底改變了意大利葡萄酒的生態，標誌着「超級托斯卡納」的崛起。

Sassicaia，在當地方言裏是「碎石地」。然而，就在這塊石頭地上，誕生了意大利的「拉菲轉世」，譜寫出一個讓全世界側目的「反骨神話」。



食色 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西瓜煮豬肉

以前吃瓜菜的機會，似乎比較多。在家會吃節瓜、米粉絲，鮮味點綴，瓜菜更清甜，帶點濕濕的湯汁，十分適合在夏天食用。不少人到茶餐廳，會點冬瓜鴨腿湯飯，陳皮濃郁，摻雜薏仁，算有簡單的食療作用，從事體力勞動的朋友，常聚三五知己，邊吃邊喝湯，一瓜一飯，談笑風生，是香港富特色的飲食情境。

現代很多瓜都可以用來煮豬肉，豉汁南瓜炆腩肉，冬瓜炆排骨，都十分常見。清代《清稗類鈔》有比較特別的煮法，叫作「西瓜煮豬肉」，方法有兩種：「西瓜煮豬肉」之二法。一瀝西瓜之汁以代水，此外照煮肉普通法，惟重用冰糖，其味與蜜炙肉相伯仲。」看上去實不難煮，實際就是用西瓜汁來煮豬肉，其他往常調味，不過需要多用冰糖，最後用來收緊那晶瑩而濃稠的汁。

《清稗類鈔》另記一法，更見

雅緻，言：「一法去瓜蓋及瓢，置肉於中，煮之。續加酒醬之屬，熟後傾肉於碗中，則味腴而清。」西瓜上部橫切去蓋，再去除瓜瓢、子，放入豬肉，整個瓜連肉同煮，像冬瓜盅，調味可之後再下，吃時將料倒出大碗，同嘗。

現在煮瓜，現買現煮，不用擔心瓜菜能放多久。古代倒不一樣，有瓜也要好好處理收藏，見明代《易牙遺意》「三煮瓜」，詳言：「青瓜堅老者，切作兩片。每一斤用鹽半兩，醬一兩，紫蘇、甘草少許，淹伏時連鹹水煮，日曬凡三次。煮後曬至兩天留甑上蒸之，曬乾收儲。」製切好入味，三煮三曬，好好收藏。



古聞港食

蕭欣浩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學院沉浮錄

新年伊始，接到另一所大學的華裔同行發來的報喜：她終於晉升正教授了。記得去年秋天她還跟我抱怨大學領導不支持她「上正」，且說話很不好聽。半年不到，峰迴路轉，柳暗花明，可喜可賀。博士畢業後到美國學院工作，如有幸聘上終身教職崗，從助理教授開始努力，第六年獲得終身教職、晉升副教授，理論上就贏得了「鐵飯碗」。即便不可能一夜暴富，好歹有「工作穩定」一項足以自慰。此後繼續晉升教授也好，以副教授頭銜做到退休也好，基本由自己決定，但也不排除期間另有悲歡離合，未必一帆風順。

其實這位同行早就獲得終身教職，即使評不上正教授，也只是暫時的挫折，不影響基本生活。對那些還在奮鬥中的「青椒」，人事評估可能就是生死攸關的大事。且不說第六年的終身教職評定會保全或敲碎自己夢想的飯碗，此前的中期

其實，不學新詞同樣無以言。「用腦衛生」「數字排毒」及其他新詞，反映了在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人類這套處理系統遭遇的新問題以及應當作出的新調整。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，一個詞也能反映時代的新現象。而人總要適應時代，那麼，不妨把新詞當作自我調整的信號吧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用腦衛生」及其他

網上發起了對「用腦衛生」的倡導，即過一種有益於大腦健康的生活方式。「衛生」最早見於《莊子》，意思是對生命和健康的保衛。近代西風東漸，「衛生」有了如今通行的含義，所指超越個體進入到公共領域，具有社會管理的意涵。但針對個體的內涵依然在使用。比如，在中小學常能看到「用眼衛生」宣傳圖，勸誡學生科學用眼，保護視力。而「用腦衛生」這個詞，卻是隨着信息社會對大腦的新挑戰而來的。

「用腦衛生」之法包括避免多線

程工作、限制電子產品使用，勞逸結合等。與之相聯繫的有多個新詞。比如，「二十四小時 on call」。它描述了這樣一種狀態：工作覆蓋線上線下，隨時響應手機裏各種「群」的指令，或在不同的 App 打卡以顯示存在。又如，「數字排毒」，指的是與電子產品以及數字世界保持適當距離，避免因接受過多信息而感到身心勞累或精神沮喪。

我們每天接受的信息，不論主動還是被動，都遠遠超過了大腦的處理能力，就像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電視

劇普及之後強光屏幕對眼睛造成了超負荷的壓力。大腦的出廠設置有點不夠用了，又還沒有形成像算法那樣精準的識別和過濾機制。相反，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，我們還處於信息不足的狀態，對信息的飢渴早已刻在了基因裏，於是，有信息出現時，總讓人產生「盡可能多吃」的慾望。再加上伴隨信息交流便捷而來的「隨時待命」的工作和生活狀態，給只佔人體重量百分之二的大腦的負擔確實太重了。

古人說，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。

標。有意思的是，據說以前私塾先生教授《百家姓》的「錢」字時，會特意分解字形，右邊兩個「戈」字相疊，小處教育世人切勿因爭錢而不和，大處則警示兵兇戰險，不要為圖利益而兵戈相向。稚童們每寫一次「錢」字，即在心中種下一顆和平的種子。



伏牛山

喬苓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《太平年》與百家姓

歷史劇《太平年》近日播出，該劇主要講述五代十國中後期至北宋初期，吳越國君主錢弘俶以蒼生為念，內除奸臣、外禦強敵，並於北宋太平興國三年「納土歸宋」，助力實現天下太平的歷史故事。《太平年》熱播出圈，順帶讓不少觀眾重新關注起《百家姓》。

「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……」《百家姓》採取四言體，讀來琅琅上口，曾是過去的啟蒙讀物。幾百個姓氏為何把「趙錢孫李」放在最前面？原來《百家姓》並非基於人口數量，

而是主要按當時的政治地位與身份來排序，其成文於北宋初年，「趙」是宋朝皇帝的姓，因此放在首位。「錢」是吳越王族的姓，也就是《太平年》劇裏的錢鏐、錢元瓘、錢弘俶一脈，吳越王錢弘俶主動「納土歸宋」，讓江南免於戰亂，深受百姓愛戴，《百家姓》的作者姓名雖無確切記載，但已知他是五代十國時吳越國的子民，把故主之姓放在第二，既尊新朝，也念舊恩。

排在第三位的「孫」姓，是錢弘俶的正妃孫太真的姓氏，王妃之姓緊

隨王室，也體現了對吳越王室的尊崇。「李」則是吳越旁邊南唐的國姓，南唐是當時江南另一大政權，有名的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詩句就出自南唐後主李煜。緊接着的周、吳、鄭、王，這幾家亦都是吳越國及其周邊名門望族、勳貴的姓氏。

吳越開國君主錢鏐留下遺訓，子孫要「善事中國，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」。電視劇《太平年》裏的「太平」二字，亦是劇中趙匡胤、郭榮、錢弘俶在不同位置上共同祈望的目

「夠用了」

我並不是宗教信徒，但身邊不乏篤信宗教的朋友，常聽他們說道：「神的恩典夠用了。」我不以為意，那是什麼恩典？如何會夠用？直到現在，我開始有些體會。

這種體會從身體開始。俗語說「年紀大，機器壞」，近年我其中一項日常活動就是覆診。所謂覆診，是針對一些已生成但沒有即時危險的慢性疾病，每次覆診讓醫生檢查一下，看看病情有何變化，然後提取基本藥物。除了「三高」之外，我的眼睛亦開始老化，因此每年都會覆診，猶幸

並非嚴重眼疾，不至影響日常生活。

每次眼睛覆診，醫生都會先注入特別眼藥水將瞳孔放大，從而可以觀察眼球底是否健康。瞳孔被放大之後，視力會略為模糊，相隔幾小時後便會回復正常。我最近一次覆診眼睛，又是進行相同的程序。不過雖然瞳孔模糊了，醫生檢查後仍說我的眼睛沒大問題。「近年左眼的散光加深很多，這算是正常嗎？」就像不少病人一樣，我總覺得自己有毛病，於是繼續追問醫生。「那麼你看東西有沒

問題？」醫生問。「還是可以的。」我答。醫生接着徐徐說道：「即是你的視力夠用了。」

我就像第一次感覺到「夠用了」的真正意義。近幾年自覺身體是明顯有些退化，不論是體力或個別感官，與年輕時代確實有分別。我在多年前已經開始戴上「漸進式」眼鏡，只因眼睛出現老花，近看書或手機都感吃力。然而，醫生的評語就像是當頭棒喝：現在的視力夠用了，還要奢求什麼？

電視劇裏的慈祥母親，總是擔心

子女的起居飲食，並且不時會問：「夠唔夠錢使啊？」父母總是關心子女的成長和健康。誠然，有些事情是永遠不足夠的，那就是我們對親人及至愛的關懷，另外有些事情只要足夠便好。我現在減少看電腦和手機，平時多看戶外的風景，仍能看到世間的美好，視力便是夠用了。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愛之花園



此作中充分展現了他對大自然動植物逼真描摹的卓越能力，百花齊放的畫面中右側與左下角如同百科全書般的各類動物，讓整幅畫作生機盎然。左上角的藍天相較於林間深邃的通道無異於中國畫中的「留白」，使得畫面疏密有致。而經常和「老揚」合作、擅畫人物的亨德里克·凡·巴倫則通過幾個出鏡的神話人物展示了他和「老揚」術業有專攻的本質。在《豐饒與四大元素》中，自

然元素和人類世界的和諧共生被充分展示。儘管畫作主題與愛無關，但人與自然和諧唯美的畫面卻會喚起觀者心底愛的共鳴。出於版式設計，封套將畫作以鏡像呈現，並僅保留了主要人物的部分，四周大量如畫的自然環境和空中的火土二神均被裁切。

「蝶中畫」《愛之花園（維納斯和阿多尼斯）》／《豐饒與四大元素》



藝加之言

王加

逢周三見報

學院沉浮錄

新年伊始，接到另一所大學的華裔同行發來的報喜：她終於晉升正教授了。記得去年秋天她還跟我抱怨大學領導不支持她「上正」，且說話很不好聽。半年不到，峰迴路轉，柳暗花明，可喜可賀。博士畢業後到美國學院工作，如有幸聘上終身教職崗，從助理教授開始努力，第六年獲得終身教職、晉升副教授，理論上就贏得了「鐵飯碗」。即便不可能一夜暴富，好歹有「工作穩定」一項足以自慰。此後繼續晉升教授也好，以副教授頭銜做到退休也好，基本由自己決定，但也不排除期間另有悲歡離合，未必一帆風順。

其實這位同行早就獲得終身教職，即使評不上正教授，也只是暫時的挫折，不影響基本生活。對那些還在奮鬥中的「青椒」，人事評估可能就是生死攸關的大事。且不說第六年的終身教職評定會保全或敲碎自己夢想的飯碗，此前的中期

評估就已經步步驚心了。第三年評估時如果系裏給出負面意見，青教多半出師未捷，中道崩殂，別再指望拿終身教職了。我校這種先例較少，但也不是絕無僅有，最近就有一起。可以預見，和終身教職評估的失利者一樣，獲得負面中期評估的同事必然會反駁、申訴甚至告上法庭。

內地高校的「非升即走」制度近來頗受非議，有人甚至認為會「養蠱」。即使在制度較為完備，先例較為充足的美國高校，人事評估依舊是個充滿變數，風雲詭譎的過程。無論論稱評定的結果如何，青年教師都承受了沉重的經濟、心理、社會壓力，需要他人的關愛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。

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古聞港食

蕭欣浩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責任編輯：李兆桐

色彩